

历史研究

隋朝幽州军事防御的演变

许 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幽州作为隋代东北重要边镇,不仅是防御突厥的军事重镇,而且是守御高丽的重要据点和兼控河北的战略要地,因此隋王朝对幽州的军事防御不断巩固加强,最终在隋炀帝大力建设下,在东北构筑了以幽州为重心,联系北边,兼控河北的军事防御体系。

关键词:隋朝;幽州;军事防御;突厥;高丽;东北诸族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33(2006)03-0052-05

一、营州、幽州防御体系的设置

幽州邻近东北诸族与突厥,由于突厥的影响几乎遍及了当时的整个东北亚区域,对契丹、奚、靺鞨、室韦等民族都可以发号施令,使其胁从于突厥频频进寇幽州。盘驻营州的北齐遗臣高宝宁势力也对幽州的防御构成严重威胁,“时有高宝宁者,齐氏之疏属也,为人桀黠,有筹算,在齐久镇黄龙。及齐灭,周武帝拜为营州刺史,甚得华夷之心。高祖为丞相,遂连结契丹、靺鞨举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进讨,以书喻之而不得。”^[1](P1148)]并且高宝宁与突厥互相勾结,乘隋文帝立国未稳之机大举进犯,“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伤其宗祀覆没,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室复讎。沙钵略谓其臣曰:‘我,周之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乃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2](P5456)]幽州防守营州的险关被轻易攻破,“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1](P1865)]次年,幽州属郡乃至西北、北部边境遭到突厥的全线进攻,“五月,己未,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2](P5456)]突厥势如破竹,“时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幽州,皆为突厥所败。”^[2](P5458)]

幽州是保障东北边境安全的唯一重镇,其军事防御亟需加强。但新朝甫建,即使面临强敌外

患,隋文帝也缺乏发动反击的实力,因此幽州对突厥及营州高宝宁的进寇只能采取守势,遣重兵屯驻幽州,并加筑长城。开皇元年,“(摄图)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1](P1330)]为保障幽州兵力和防守,隋文帝在幽州总管辖下增置大量军镇。于翼是隋王朝首任幽州总管,在北周时抗击突厥有力,“诏翼巡长城,立亭鄣。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云。仍除幽定七州六镇诸军事、幽州总管。先是,突厥屡为寇掠,居民失业。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3](P523)]于翼任北周幽州总管时统领七州,虽然不明确他在开皇元年任幽州总管辖下的州及军镇数目,但在开皇三年七月,周摇被“拜为幽州总管六州五十镇诸军事”。^[1](P1376)]与北周幽州总管于翼相比,周摇所管仅少了一州,但军镇数目明显大增。显然因突厥和高宝宁的进寇,使隋文帝对幽州的军事部署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幽州总管辖内的军队数量大量增加。幽州作为保障东北第一线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隋文帝竭尽全力加强了幽州的军事防御能力,但是以幽州抗击突厥已是极大负担,况且榆关之外高宝宁及诸族势力时刻觊觎。为了保障东北安全,隋文帝意图凭幽州之力收复营州,为幽州

收稿日期 2006-07-15

作者简介:许 辉(1975—),女,湖南安乡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军事防御增设一道外围。开皇三年,俟政权稍稍稳定,隋王朝全线发动对突厥的反击。突厥处罗侯势力及营州高保宁势力是幽州最强大的对手,处罗侯居于突厥东部势力领域,掌控契丹、奚、靺鞨等族,也与高保宁互相声援。由于实力有限,在长孙晟的建议下隋王朝首先对幽州外围的处罗侯势力给予笼络,“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资币赐奚、靺鞨、契丹等,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1](P1331)}四月,隋文帝下诏出击突厥,“于是命卫王爽等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出塞击之……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出卢龙塞,击高宝宁。宝宁求救于突厥,突厥方御隋师,不能救。庚辰,宝宁弃城奔碣北,和龙诸县悉平。寿设重赏以购宝宁,又遣人离其腹心;宝宁奔契丹,为其麾下所杀。”^{[12](P5463)}

幽州总管阴寿成功剿灭了高宝宁势力,营州被纳入隋王朝统治之下,实现了隋文帝在东北设置营、幽纵深防御体系的目标。营州为镇抚东北诸族和防御高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营州总管韦冲“宽厚得众心。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靺鞨畏惧,朝贡相续。高丽尝入寇,冲率兵击走之。”^{[1](P1270)}

营州镇抚东北诸族,防护辽东,相应地负担了幽州一部分防御任务,由此导致幽州的防御目标和防御地位发生了变化。幽州主要将目标集中于突厥,积极配合北边的军事行动,同时为营州的防御提供支持。开皇三年的反击虽然给予突厥一定打击,但是突厥势力并未土崩瓦解,仍不断进犯幽州,导致幽州的军事防御仍处于高度备战状态。阴寿收复营州后卒于任,李崇接替为幽州总管,“突厥大为寇掠,崇率步骑三千拒之,转战十余日,师人多死,遂保于砂城。突厥围之……卒于阵。”^{[1](P1123)}总管李崇不过数月便战死,幽州战事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幽州的军事防御任务并不局限于保守幽州,作为隋王朝东北的军事要镇,幽州还要配合北边、西北抵御突厥的军事行动。开皇十九年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长孙晟奏言都蓝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诏以汉王谅为元帅,尚书左仆射高颎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以击都蓝。”^{[12](P5663)}在诸道联合进攻突厥的军事行动中,燕荣首先以行军总管身份屯驻幽州,“突厥寇边,以燕荣为行军总管,屯幽州。”^{[1](P1695)}虽

然燕荣并非实任的幽州总管,但是从幽州驻兵出兵则说明幽州在防御突厥的战争中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成为隋王朝军事防御战线的关键环节之一。随后燕荣“母忧去职。明年,起为幽州总管。”^{[1](P1695)}这种临时行军统帅与常备驻守职务的转换,也说明了隋王朝对幽州军事防御的极端重视,着意加强幽州的防守力量,如同隋初因幽州受突厥、高宝宁联合攻击时,阴寿首先也是“以行军总管镇幽州,即拜幽州总管。”^{[1](P148)}幽州对突厥的有效防御也对营州镇抚东北诸族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突厥犯塞,(李)崇辄破之。奚、靺鞨等惧其威略,争来内附。”^{[1](P1123)}

随着幽州军事防御的巩固和增强,对突厥的防守发挥了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李崇战死之后,“上思所以镇之,临朝曰:‘无以加周摇者。’拜为幽州总管六州五十镇诸军事。摇修鄣塞,谨斥候,边民以安。”^{[1](P1376)}幽州军事防御目标和作用的转变是隋文帝设置营、幽纵深防御体系的结果。在幽州多方防守下,突厥已经很难突破幽州防线,侵犯到河北内地。同时幽州又能有力支持北边以及营州的军事行动,成为隋王朝军事防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随着隋王朝整体军事防御的巩固,幽州的军事防御作用和地位越加重要,这在隋炀帝构建隋王朝整体军事防御策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幽州多重军事防御功能的设置

隋炀帝秉承文帝所开创的局面,进一步对国家统一以及对外军事防御体系加以构建。幽州军事防御功能不断加强,地位不断上升,成为隋王朝联系北边、经营东北防线的据点和内控河北的军事要地,兼有对外防御和对内控守的双重任务。

按陈寅恪先生所论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隋代也不例外,执行这一策略,以西北、北部的游牧民族为防御重点。隋文帝时期限于实力以及国家政治状况,对游牧民族的侵入疲于应付,对外军事防御主要限于防守,较少能力巩固开拓。隋炀帝继位后,突厥势力大为衰落,东突厥启民可汗内附。大业初年,借助铁勒击溃西突厥,遣裴矩说铁勒大破土谷浑,进而进军西域。这使得隋王朝在西北、北边的军事防御上得有振作之机。经历了隋文帝三十多年的积聚,隋炀帝将国家军事防线加以增强拓展的目标也有变为现实的可能。自大业三年

开始,隋炀帝对全国整体军事防线的建设就积极展开。在他巡行塞外,作《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一诗中便流露了此番经营的苦心:“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隋炀帝的整体边防防御体系目标中,由于并州向来是隋王朝防守北边重镇,也是隋王朝关中南位政策的重心所在。营州设置以后,幽州就开始积极配合北边的军事防御,炀帝对幽州的这一军事作用更加加以完备巩固。为沟通幽州与并州的联系,加强军事防御上的联合性,大业三年五月,隋炀帝“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2](P5629)}六月又为了强调幽州与北边军事防御联系,隋炀帝出巡塞外,“车驾顿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启民惊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2](P5631)}经过大肆营造,隋王朝修筑了以幽州为中心东西南北走向的驰道。东西走向的驰道东自柳城,经北平郡、渔阳郡、涿郡,再西到马邑郡。南北走向的驰道自河内郡经魏郡、博陵郡,至涿郡。次年又修筑北边至幽州的长城工事,“大业四年,燕、代沿边诸郡旱。时发卒百余万筑长城。帝亲巡塞表”。^{[1](P636)}通过加强与北边军事防线的沟通,进一步增加了幽州对外军事防御的功能,使幽州的军事防御地位明显上升。

隋炀帝加强幽州与并州的军事联系,同时也以幽州为基地,积极构筑东北军事防线。虽然营州的收复使隋王朝的边境防线得以向外开拓。但是在突厥势力衰落之后,高句丽以及契丹、靺鞨等族又屡屡进犯营州,威胁东北边境的安全。

高丽向来在东北诸族中颇有影响,有不少部族附于高丽,如契丹“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5](P3128)}靺鞨与高丽邻接“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6](P5369)}高丽与隋王朝的关系随着隋王朝统一的加强转而紧张起来。“开皇初,频有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1](P1815)}开皇末年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开皇十七年,文帝对高丽降玺书大加谴责:“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太府工人,其数不少,王

必须之,自可闻奏。昔年潜行财货,利动小人,私将弩手,逃窜下国。岂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闻,故为盗窃?时命使者,抚尉王藩,本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王乃坐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有何阴恶,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访察?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驰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王专怀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1](P1815)}乃至开皇十八年高丽公然进寇辽西,“高祖闻而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时馈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1](P1816)}高丽对东北的进逼与拓展的趋势,日渐引隋王朝统治者的警惕,文帝时期仍限于统一的局面尚未得到良好的巩固,对高丽不得不加以优容,对其征伐也是半途而废。随着突厥势力的衰落,使隋王朝北边防御压力有所缓解,遂将注意力转移到东北,“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高丽为意。”^{[1](P1721)}

隋炀帝时期,高句丽的活动更加使隋炀帝加强了对东北军事防御体系构建的决心。大业三年五月炀帝驾临塞北,“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炀帝“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1](P1582)}因为高丽势力的日渐进逼,隋炀帝不得不继续文帝的遗策,加紧对东北军事防御的经营,“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1](P1581-1582)}。

除了高丽的威胁,因为突厥势力的衰落,契丹、靺鞨等族开始兴起,“(开皇四年)沙钵略可汗既为达头可汗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请将部落渡漠南,寄居白川道。”开皇六年(587),契丹“又与突厥相侵”^{[1](P1881)}。契丹的势力不仅威胁到内附的突厥,而且直接侵扰营州。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契丹寇营州,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2](P5621)}靺鞨也受高丽势力扩张的影响,开皇十八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1](P1816)}虽然营州作为幽州外围,为东北边境的安全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军事实力上尚为薄弱,对东北

诸族以镇抚羁縻为主要策略,反击高丽、契丹、靺鞨往往依赖突厥兵力。尤其是对高丽入侵之举,文帝开皇末年就草草了事,炀帝也尚且声称“必将启民巡行彼土”。故而要保障东北的安全,隋王朝还需特别有力的措施来增进军事防御力量。

幽州历来是东北要镇,虽然在文帝时期军事防御目标有所转变,但是和营州相比,作为防护东北的后方基地具有极大优势,交通运输以及军事给养都更易于解决,因此“炀帝将有事于辽东,以涿郡为冲要。”^{[1](P1684)}自大业四年起在涿郡修建工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1](P1595)}运河的开通以及其他工程的建设,为幽州的军需战备提供了充分的准备,“诏总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镦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2](P5654)}经过隋炀帝雄心勃勃的筹划,幽州的军事实力扩充远过昔日。为征伐辽东,隋炀帝特在涿郡设留守。隋留守之任,原则上京师或洛阳才有设置,大业年间因征伐辽东之事,又在地方郡县设置留守。毫无疑问,涿郡作为东北雄镇的地位已然确立。

炀帝对幽州的苦心经营,不仅是为了对外军事防御的需要,也与安定河北、山东高齐旧大有关系。北周并吞北齐不过四年之后,就被隋所取代。长期分裂使地域间的融合、统一观念的增进成为稳定统治的必要任务。对河北、山东的控制一直是北周以来就特别关注的问题。北周平齐时幽州卢昌期响应高绍义的起义,突出表现了地域分裂因素存在的威胁。隋建立以后,以幽州、并州、营州合为冀州,“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胡注曰:隋以信都郡为冀州,此以古冀州之域而言之也。然禹之冀州,兼有幽、并、营三州地,其界比他州为最大……《隋志》以信都、清河、魏、汲、河内、长平、上党、河东、绛、文城、临汾、龙泉、西河、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太原、襄国、武安、赵、恒山、博陵、河间、涿、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等郡为冀州,则其地亦兼有幽、并、营三州地,故其户

最多。”^{[2](P5602)}为淡化河北之地与其他地域的隔阂,文帝特将河北之地与并州、营州合为一区,一方面从地域观念上造就统一认同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是为加强对北齐旧地总体上的控制。

但是这种融合在短时间内并不容易实现,潜在的分裂因素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就会浮现。隋文帝为稳定高齐旧地,遣汉王杨谅镇守,“汉王谅有宠于高祖,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距黄河,五十二州皆隶焉。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见太子勇以谗废,居常快快,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阴蓄异图。”^{[2](P5605)}仁寿四年(604)七月杨广即位,八月杨谅起兵,“从谅反者凡十九州。王颀说谅曰:‘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则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胡注:南距大河,北尽燕、代,皆高齐之地也),宜任东人。”谅不能决,乃兼用二策,唱言杨素反,将诛之。”^{[2](P5605)}按王颀的建议,河北、山东的分裂意识较浓,反映了国家统一观念有待进一步加强。

鉴于河北、山东所存在的割据分化心态,炀帝即位之后,格外重视对国家统一观念的整合。继位后三年之间,他接连营建洛阳,巡省江都,发使巡省风俗,省并郡县,大刀阔斧改制图新,努力促使国家统一加固。在安辑江南之后,在大业三年(607)将注意力开始转向河北等地,“夏四月庚辰,诏曰:‘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所司依式。’”^{[1](P67)}

因涿郡“东滨海,南控三齐”,“执长策以扼九州之吭背。”^{[7](P472)}涿郡既为东北军事重镇,又在地理上有控制河北、山东的有利条件,隋炀帝对涿郡的重视就理所当然了。杨谅起兵,隋炀帝格外在意幽州的动向,为防止幽州总管窦抗与杨谅响应,密诏李子雄取而代之,“(李)子雄遂发幽州兵步骑三万,自井陘西击谅。”^{[2](P5612)}隋末义军蜂起,“李密逼东都,中原骚动,诏世雄率幽、蓟精兵将击之。”^{[1](P1534)}幽州对控制国内局势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故而大业七年(611)二月出征高丽,隋炀帝为了稳定河北、山东,再次驾临涿郡巡省,“二月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壬午,诏曰:‘……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虽怀伐国,仍事省方。今往涿郡,

巡抚民俗。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以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1](P76-77)}

涿郡居于东北边陲,通过运河以及驰道,分别从水陆两道连通洛阳、并州以至江淮,形成了涿郡对东北边境安全的保障、与北边的军事配合以及对河北、山东广大地域的有效控御。涿郡对外对内的军事功能的发挥都颇见成效,为隋末御边以及征讨叛乱多所贡献。大业九年征高丽不果,又逢杨玄感作乱,“于时突厥颇为寇盗,缘边诸郡多苦之,诏薛世雄发十二郡士马,巡塞而还……仍领涿郡留守。^{[1](P1534)}因为涿郡兵力雄厚,隋末突厥多进攻西北、北边的朔州、并州一带,扶植西北、北边的割据势力。直到西北、北边的割据政权被李唐逐一平定,突厥才转而支持河北窦建德、高开道和刘黑闼势力。隋末河北、山东义军风起云涌,涿郡凭其军事上的优势得以维持,炀帝欲出征辽东,“闻绾有干局,拜涿郡丞,吏人悦服。数载,迁为通守,兼领留守。及山东盗贼起,绾逐捕之,多所克获。时诸郡无复完者,唯涿郡独全。^{[1](P1648)}最终因涿郡驻将罗艺的归顺,才使李唐王朝能顺利扫平河北。

三、结 语

隋王朝作为继南北朝以后再次统一中原的皇朝,由四分五裂之局面合为一庞大国家,不仅面临突厥、高丽联合东北诸族的侵扰,而且因南北朝时

期以来分裂所导致的地域社会隔阂而出现的短期内难以融为一体的困难。故而建设国家稳固的边防体系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增进各地域之间的连通、促进统一观念的推广为隋王朝孜孜以求的目标。而幽州位置险要,诚如北宋富弼所言:“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燕蓟之地,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此中原险要,所恃以隔绝匈奴者也。吕氏中曰: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7](P469)}正由于此,幽州的军事防御地位日渐受到隋王朝的重视,历经隋文帝,尤其是隋炀帝的大力建设,幽州最终成为担负多重军事防御任务的军事重镇。

注释:

《全隋诗》卷 1

大业三年四月,改州为郡,幽州改为涿郡。

《资治通鉴》卷 176 长城公至德三年(585)七月条, 5482 页。

参考文献:

- [1] 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 [4] 全隋诗[M].
- [5]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 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On the Development of Youzhou Military Defense in the Sui Dynasty

XU Hui

(History Department of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rontier fortress of the northeast of the Sui Dynasty, Youzhou not only is the vital town of military defense for resisting Turk, but for guarding against Koryo and taking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area in the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Therefore the Sui dynasts construct Youzhou military defense continually, and eventually Sui Yangdi, the emperor, designs Youzhou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which cooperates frontier defense of the North and guards against the area in the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Key words: the Sui Dynasty; Youzhou; military defense; Turk; Koryo; people in northeast area